

撰文/胡芝风



# 北雁南归是乡魂

——评福建京剧院《北风紧》的导、表演艺术

京剧《北风紧》激烈的戏剧冲突,复杂的情感纠葛以及主人公的命运一直牵动着人们的心弦。这是一出由高品位的剧作,成功的二度创作,以及优秀的表演艺术共同创作出来的好戏。

## 一、审美节奏是观众欣赏心理的枢纽

当代戏曲观众的审美节奏更臻于精炼、紧凑、流畅。清代戏剧家梁廷枏在其《曲话》卷二中说“布局排场”要“浓淡疏密相间而出”。《北风紧》(编剧林戈明、雪翔)的剧本节奏流畅,有戏则长、无戏则短,情节跌宕有致,收尾奇峰突起,为导演的二度创作提供很好的基础。

搬上舞台,审美节奏的构思是导演。《北风紧》的导演谢平安、刘作玉对舞台节奏的总体构思,做到气氛起伏,文武相间,繁简有序,张弛有致。

这出戏主人公基本是文戏,导演注意挖掘行为性的戏剧冲突。比如施宜生在驿馆要向齐侍郎密告时的表演,在[滚头子]的混牌子中,构成浓烈气氛,掀起戏剧高潮;还有施宜生策马回金的行为动作的“可舞性”,运用身段舞蹈,发挥文戏武唱的表演色彩;再如,战争场面,通过金兵三架战车流动擂鼓,兵士手执盾牌、短刀、长枪等舞蹈过场,并巧妙地运用“慢镜头”意象化处理,表现金兵的溃败。又如,在规定情境中的仪仗队等仪式性调度,形式多样,活而不乱,画面干净,很有新意。

整出戏的舞台布置十分简炼、大气而有内涵(黄永瑛设

计)。导演处理场与场之间的舞台空间转换和衔接有机而流畅:标艳携子为施宜生送别后,她在追光中到上场门台口念白:“宜生啊,你到了临安了吗?紧接着,下场门追光中的驿丞接白:“到了,到了……”;“驿馆”这场戏,当施宜生发现标艳在酒囊写的密信后,辗转无奈,在“东方发白”伴唱中,灯光乍起,齐侍郎等人已出现在观众眼前;再如,由兵士托举大将军灵牌,金帝率臣祭灵后灵牌撤下,即接施宜生来向金帝谢罪。整出戏的舞台节奏显得十分流畅。

尤其那幅“归雁图”,巧妙地被用作“二道幕”,贯穿全剧,前后呼应,寥寥数笔大雁,却十分有冲击力,北国风光中的那行南飞大雁,象征主人公游子的乡魂。“归雁图”幕外与幕内的金殿,通过切光、起光变换,似影视镜头的剪接,很是紧凑;最后,一声“召不回来了!”的回响,全场定格,无声无息中飘下几片雪花,是思乡的泪?是一颗赤子之心?凄美、壮美……人类世界相处应该是怎么样的呢?留给人们无尽的遐想。当我们透过“归雁图”看到施宜生站在高处远望故乡时,我们被感染,被震撼。啊!他终于魂随大雁南归了……

由于视觉与听觉的搭配有变化而又统一,使整出戏的审美节奏浓淡相宜,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审美心理,

## 二、开掘内心戏

《北风紧》的导演的笔墨着力开掘、补充潜藏在台词深处的意蕴,组织舞台调度和身段,使其形象化,让人物的情感得到细致、鲜明的展现,正如阿甲先生指出的戏曲表演的本质



为“形体文学”。

比如“驿馆”一场，施宜生得知金国要进犯宋朝，出现了无辜百姓遭涂炭的惨状；再如“江南好，江南忆”的歌舞后，运用追光特写，使施宜生被触动的思乡之情得到突出和强化；一句“起风了！”施宜生、齐侍郎、古离罕三人在三个追光中轮唱，抒发了三人不同的心声，使内心戏剧矛盾通过舞台形象推向尖锐；当施宜生欲向齐侍郎告密，古离罕又在催行的一段戏，导演组织了一系列的“形体文学”，这不仅仅是放大视觉和听觉形象，更重要是反映人物的精神世界。

再如，标艳与施宜生两个主人公“惜别”时，标艳对施宜生的再三暗示；以及“回金”这场戏，标艳因父战场身亡，要杀施宜生又不忍下手，把两人“生也难、死也难”的痛苦心情铺排调度得比较细腻而有层次；施宜生为了宋、金两国百姓的安宁，用生命换来了宋、金两国之“和”，人物的悲剧命运，百感交集的人生况味，震撼着观众的心，留下了无尽的回味。其舞台艺术感染力，使人久久难以忘怀。

### 三、优秀文武老生田磊

前苏联著名导演丹钦柯有句名言：“导演的创造力，要在演员的肌体内复生，正如一粒麦子在泥土里而复生。”这出戏的导演充分发挥演员的唱、念、做、打来表现性格和情节。几位主演标艳、古离罕、齐侍郎的表演都很入戏。

尤其可喜的是年青演员田磊，他对这个宋代儒生出身的金国尚书的人物性格基调把握比较到位，风度透着平实质朴的儒气，以及一腔忠义的正气。施宜生以为金宋能议和，兴冲冲上场，“一番争议和为上”，嗓音淳厚宽亮，行腔圆润饱满，高音甩腔游刃有余，酣畅地抒发人物的兴奋情绪，这第一句就得到观众的喝彩。《驿馆》一场戏是施宜生的重头戏，田磊把复杂的情感，表现得层次起伏鲜明，行腔以情带声，声美韵足；表现和谈成功后的欣慰和欢悦、思乡之愁的惆怅和凝重；发现盛酒皮囊上密语时震惊的激愤，陷入痛苦自责中的下沉；想到对金廷的知遇之恩，行腔的委婉隽永；想到倘若宋边关遭攻破的紧张与愧疚行腔的紧迫。一边是故国父老的乡情，

一边是恩义齐天的金廷，田磊把人物陷入难两全的九九回肠，内心激烈冲突推向饱和点。在手掌心写上暗语“北风紧”报密的一段表演，田磊的举手投足，一招一势，功架优美，而且身段、台步、神情，无时不在佯醉之中，而眼神无时不在警惕和思索之中。古离罕配合也很默契。由于身段舞蹈与主题切切相关，完成了比文字更为形象的舞台表

演。演绎了一段精彩动人的人生抉择，成为人物性格的闪光点。

施宜生策马赶回金国想阻止金国南征的[高拨子]唱腔中，载歌载舞，运用圆场、蹉步、小占子、鹞子翻身、串翻身、跨腿、踢腿、翻身下马，蹉步、拉马、上马等身段，结合斗篷旋风般飞卷的优美舞蹈，描写了人物心急如焚的心绪，在繁重的唱、做身段中，掀起了又一个戏剧高潮。

当施宜生决定向金帝自首请罪，与标艳别离的唱，两位演员的表演相得益彰。田磊唱腔深沉幽郁，含蓄苍凉，以一串哭音结束，抒发了人物心中压着的千斤疚愧，生也难、死也难的情感内涵，塑造了施宜生为了两国息战，敢做敢当、坦荡磊落、自我牺牲精神，使观众感受到情与理的陶冶，不禁为之动容。

一个优秀演员的成长，需要扎实的基本功和博学各种行当。田磊很幸运，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并进修于中国戏曲学院青年演员研究生班。曾向张金龙等十来位优秀的老生、武生老师学习，文戏、大靠、短打武生戏基本功都很扎实。在《北风紧》中的施宜生表演的基调属于文戏，他学习借鉴前辈表演艺术家俞振飞的小生的身段手势，塑造施宜生的儒生雅气。从他撰写的对施宜生这个人物塑造的文章中，能品味到田磊融汇各流派程式的优长，对“创新于天衣无缝之中”的追求。他的表演也引证了前辈艺术大师们关于“文戏演员要有武戏底子”的经典教导。田磊还占有年轻的优势，希望他在今后不断提高表演技艺和文化素养，我们对他成为全面性戏曲人才抱有莫大的期望。

《北风紧》的导演懂得戏曲舞台上“人”是最主要的，导演的整体艺术手段，都是围绕揭示和突出人物精神的面貌，并着力于精益求精的表演，塑造了生动、典型的艺术形象，使这出戏获得可喜的成功！这出戏还有些唱腔、表演和舞台处理可打磨得更细致些，但瑕不掩瑜。祝愿福建省京剧院为戏曲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！

（胡芝风：中国戏曲表演学会会长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）

责任编辑 / 魏 明